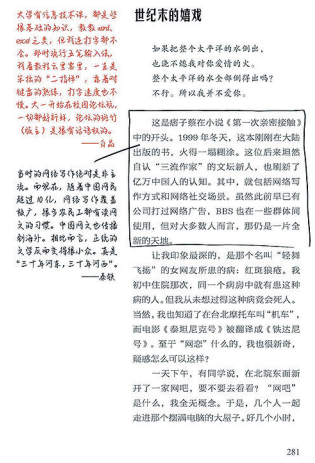
一个80后普通人的个人经历与时代记忆

# 薛易《弹幕书》重播美好时光

薛易 一飞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在这样一个赛博时代，那些原本最熟悉的寻常日子，正在尘封中成谜，并被轻巧地抹去。我们该怎样守护自己的记忆？“只有守住自己的记忆，才能对自己负责。”于是青岛作家薛易用一本书做了一种“拒绝遗忘”的尝试。

《弹幕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人手记》以1位叙述者+50位读者点评的“弹幕”模式，从个人视角切入时代变迁，讲述80后一代人的成长记忆。这本书表达形式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个是纪年形式，另一个是“1+50”的写法。


世纪末的嬉戏

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
也选不出我对你爱情的火。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
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合高

这是扇子猴在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开头。1999年冬天，这本刚刚在大陆出版的书，火得一塌糊涂。这位后来坦然自认“三流作家”的文坛新人，也刚刚了亿万中国人的认知。其中，就包括网络写作方式和网络社交场景。虽然此前早已有公司打过网络广告，BBS也在一些群体间使用，但对大多数人而言，那仍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名叫“经舞飞扬”的女网友所患的病：红斑狼疮。我初中住院那次，同一个病房中就有患这种病的人。但我从未想过将这种病竟会死人。当然，我也知道了在台北麻辣车叫“机车”，而电影《泰坦尼克号》被翻译成《铁达尼号》。至于“网恋”什么的，我也很新奇，疑惑怎么可以这样？

一天下午，有同学说，在北院东面新开了一家网吧，要不要去看看？“网吧”是什么，我全无概念。于是，几个人一起走进那个烟熏电脑的大屋子。好几个小时，

281

《弹幕书》内页。

“我想通过自己的文字，把那段时光记录下来。”《弹幕书》以薛易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知，来串起这20年时光。这本书里虽然没有英雄事迹，也没有太强的戏剧性，但它是真实的，也比较丰富。薛易看重呈现生活细节，“特别是关于这个时代农民真实生活，是本书所书写的重点”。另外，“纪年”形式的好处，在于能比较准确地还原当时的环境。今天人们说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喜欢用一些很笼统、很印象化的说法，比如，用“焕然一新”“雨后春笋”“风起云涌”等成语。“意思是那么个意思，但可能并不准确。”薛易回顾自己所在的村子，直到1999年，全村才只有两部电话。很多人都有这种印象，小时候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考上大学、进了城市，才发现世界是这样的。

世界是一下子变成这样子的吗？肯定不是。这本《弹幕书》就是一种过来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成长环境，看看在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社会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比如，小时候为什么经常停电，而现在不停了？你第一次吃肯德基和麦当劳时，它们已在中国开店多少年了？

## “纪年”串起20年的旧时光

“纪年”是史书的一种常见形式。薛易一直从事历史写作，非常熟悉这种形式。《弹幕书》算是以“编年体”手法，来书写那20年的“断代史”。

在薛易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距离我们并不远，还不能称作历史，但也有了一些距离，很多亲历者已开始遗忘，

## “弹幕”搭建跨年代交流桥梁

这本书的设计形式，是薛易的朋友一飞提出来的。一飞认为，一个人的经历，可能不具备太强的代表性，很难反映整个时代，应该呈现一个群体的生活。于是，就有了这种“1+50”的形式。“50”是薛易和一飞精心选择的50人“时光点评团”。点评团涵盖了从50后到10后的各个年龄段，所涉及的人群有大学教授、导演、公务员、医生、退役军人、农民、中小学生等。“他们通过点评我所写的内容，来分享自己的故事与感受。”

《弹幕书》的排版，在正文之外留有空白，这些空白不仅有“时光点评团”的点评，还可以让读者用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弹幕是网络时代人们的表达习惯，这似乎也是一种不错的‘交互’。”薛易说，《弹幕书》可以让“交互”一直持续下去。

记录一段时光，是希望读者从时光故事里读到什么？薛易说，从农村走出来的70后和80后，大多都看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受到过他的鼓舞。“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这本《弹幕书》能成为属于70后和80后们的‘平凡的世界’。”另一方面，薛易乐于跟90后、00后和10后进行交流。“其实，很多人愿意跟孩子分享自己的童年，但孩子们听不了两句就烦了。怎样才能让孩子们不烦？系统地写下来，呈现给他们，或许是一种交流方式。”

薛易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个“引子”、一架“桥梁”，让生于不同年代的人愿意来一次倾心的交流。

青岛晚报/观海新闻/掌上青岛记者 贾小飞

# 以文学的方式致敬抗战少年

刘耀辉诗意书写《秋月高高照长城》

由青岛作家刘耀辉创作的长篇小说《秋月高高照长城》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办，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的2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以文学的方式致敬抗战少年”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

《秋月高高照长城》是一部情感深沉、内涵丰厚、基调昂扬的长篇少年成长小说，是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献礼之作。在刘耀辉的笔下，宏阔的空间感与细腻流淌的时间感完美融合，在以诗意笔触描摹种种景物与风俗人情的同时，沈啸河、沈唤河兄弟和沈听河、卢三顺等烽火少年的群像逐渐清晰，一组热血、激扬的抗日史诗也就此呈现。

## 呼兰河畔生长出来的故事

“离开呼兰河十多年后，我在课本上读到了萧红的散文《火烧云》。但那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直到三十几岁开始投入写作后，再度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才恍悟东北风度及萧红与呼兰河及我之关系。这种关系仿若带有一种宿命感，注定我会写出这部《秋月高高照长城》。”刘耀辉如是总结。

早在2015年出版《布伦迪巴》之后，刘耀辉就想把目光聚焦于中国抗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写一本关于抗战少年的小说，“当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会写东北。”在青岛生活了20多年的刘耀辉，首先完成了一部关于海岛少年的成长故事——《野云船》。“鲜有人注意到书中另有怀抱，比如为什么会穿插明代抗倭名将沈有容的传奇。其实我是有意在这里开了一扇门，想要让海上抗倭名将的声声战鼓由此激荡，以为后世继起的东北抗日少年一壮声威。”

刘耀辉出生在呼兰河畔一个温暖的小村子，那个村子叫朝阳堡，“它成了小说里啸河、唤河兄弟的家乡。”2022年，刘耀辉开始动笔写作《秋月高高照长城》，又把多年的旧相识《生死场》重读了一遍。“小说中的狮心少年，从生我的呼兰河畔走来，经哈尔滨、沈阳、北京、青岛，一路走到了我的祖籍地沂蒙山。啸河、唤河、听河兄妹仨，和河神罗先生、大娄子卢三顺等人物，都是我虚构的；而大名鼎鼎的萧红、萧军、金剑啸，和没什么名气的东北青年许文彬、苏联记者哈马丹，却都是实有其人。”

## 书写中华民族的本根精神

在《秋月高高照长城》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著名作家张之路认为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从少年的视角展现了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抗日历史，细节描写尤其从容而深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谈凤霞认为作者将个人生活经验与历史的认知相结合，打破人物和情节的固有模式，创作出了一部主题博大深沉、感情细腻感人的优秀作品。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李利芳认为：“儿童在战争中有了命运感，这是《秋月高高照长城》对战争叙事的独创性贡献。”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妍认为作者刘耀辉在叙事方式上探索了独特的流动性叙事，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通过空间转换的叙述实现了儿童成长的心理转换，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本根精神。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对刘耀辉影响深刻，“愿你我都既能坐享这人间静美，也能在必要时奋袂而起，加入那无畏将士的行列。”这就是他把小说命名为《秋月高高照长城》的深意。

刘耀辉 著 青岛出版社 2024年12月出版

■全国统一邮发代号：23-343
■本地统一零售价1元
■本报编辑部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发行热线：82880022
■新闻热线：82860085
■广告咨询：82933112
■差错举报：82860085
■青岛报业传媒集团法律顾问：琴岛律师事务所侯和贞、王书瀚、王云诚律师